

序

予點定東萊左氏博議既疏明其旨趣以示學文課試之程間有辨駁以繩其未能全合於道者將私諸子弟及受學之士非敢謂有當也坊人遽請刻以問世於是東萊自謂白其病於諸公長者之側而予亦竊附其病以諭觀者焉魏冰叔有言古人之文自左史而下各有其病學古人者必知古人之病而力洗滌之不然者吾既自有其病而又益以古人之病則天下之病皆萃於吾之一身其尙可以爲人乎哉予嘗服膺其言竊以爲好逞臆見以翻古人之說與夫不明是非而曲徇古人之說皆無當於古人而自誤以誤人者也是故學者之道在於精義而立言之法貴乎反經有以窺聖人之意而不失乎人心之所同然乃可行遠而不敝以予之鄙陋內之濡染既未能

承中原文獻之傳外之游處又未嘗有林胡汪張朱諸公之講索乃於是編不止於疏明而閒有辨駁金石珠玉曰非重黼黻文章曰非美鐘鼓琴瑟曰非樂此其病非狂則愚非瞶則聾而已矣君子之取益於天下也不貴其美疢而貴其藥石則予之所以與東萊相繩者東萊之所樂也天下之諸公長者苟不我棄而我繩焉豈非我之所樂歟雖然予之所以辨駁者義理也若其文則雖止爲課試之先資而實有不可得而廢者以今之從事於課試者勦襲雷同鄙倍浮僞其病殆必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而後治焉惟是編可以藥而生之則又願各取以治今人之病而毋甘於沈痼而不可起也宿松朱書字綠序

博議之文共八十六篇內闕二篇今搜古本補訂也家大人因此者
考課儒童先試小學論而坊間所刻諸論皆猥鄙不足觀因取是編
稍加批點以示及門受學之士而坊賈請梓以行世遂以授之嘗語
及門諸子曰博議之文原爲諸生課試而作故文體不甚高所謂道
取順時者也然初學之士其於周秦漢唐之書茫乎不知其闡域之
何屬也安能闡其藩而升其階惟是編文取其從字取其順其駿發
也萎荅者讀之足以振其懦而爽朗也塵悶者讀之足以破其昏其
排宕也板滯讀者之足以達其氣其峭拔也平庸者讀之足以淬其
鋒且也得首尾盤旋之法而結構不懈得無中生有之法而波瀾不
窮得推拓援證之法而觸類引伸隨取而不盡文章之能事由此而
深造之其又奚難卽其理間有未醅而分別讀之無一可廢學者以

此爲經史之嚆矢而諸大家之入門不亦可乎小子識之謹記其說
因以爲讀是書者告焉庚辰夏月男曉曙同識

東萊博議自序

左氏博議者爲諸生課試之作也。始予屏處東陽之武川仰林俯壑出戶而望目盡無來人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翳從予游談餘語隙波及課試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筆端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蹟疏其說於下旬儲月積浸就編帙諸生歲時休沐必抄寘褚中解其歸裝無虛者並舍嫺黨復從而廣之。身衍四出漫不可收客或咎予之易其言予徐應之曰子亦聞鄉隣之求賢者乎深痼隱疾人所羞道而諱稱者摠之大塗惟恐行者不閱閱者不播彼豈覲然忘恥哉德欲蓄而病欲彰也予離羣而索居有年矣過而莫予輔也跌而莫予挽也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而胸中所存所操所識所習毫忽髮謬隨筆呈露舉無留藏又幸而假課試以爲媒借

逢掖以爲郵徧致於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鐫或愠而謫或侮而譙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不旣豐矣乎傳愈博而病愈白益愈衆於予也奚損遂次第其語以諭觀者凡春秋經旨概不敢僭論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東萊呂祖謙伯恭序

以兩層立意爲諸生課試是一層暴露病徵使醫者自至是一層意義深厚詢旨委婉讀之便有仁義藹如之色

朱字綠評

重刻東萊博議序

余自涖泗後奉文兩進是州之童子而試之見其文氣卑靡體裁靡雜胸無成竹空弄筆頭以故

聖朝文教覃敷薄海內外皆爭自濯磨而泗獨以僻處水窪之故未暇肆力於詩書意其父兄師友之轉相傳述者率皆以今世之所謂時文者爲優孟衣冠若曰苟能是是亦足矣倖博一衿輒詡然自負而不復求進於聖賢天人義利之辨每構一題千喙同聲勢如蚊聚士氣不振莫此爲甚抑不知時文者皆所以發明聖賢義理今以俗情而代聖賢之口吻宜其不肖也夫言爲心聲唐虞用人敷奏明試後世以明經取士即古者考言之法故自明迄今時文之卓然傑出者莫不本諸六經子史伸紙直書與聖賢宛肖所

以鬱爲

國華致身青雲良有以也今世之士不求實學務取捷徑苟取青紫無裨實用文章政事致成兩橛分道揚鏢莫能合一又其下則專己守殘頭童齒豁猶不自知其非怨天尤人識趣之卑陋無藥堪醫嗚呼亦足悲矣余忝爲州守於此邦士子有師教之責苟聽其隨波逐流無能一洗其舊非所以仰體

聖朝作人之至意故旣建義學延師教授又思所以教之之方未有先於博議一書者博議者東萊呂伯恭先生教諸生課試之所爲作也評之者不一家予取其確當者仍之篇末必附以己意僭評數語以誌景仰其文皆獨抒己見深入顯出按之聖賢義理精微之奧不差毫髮真天下之至文也學者得是書而讀之豈特取功

名如拾芥卽以之爲升堂入室之階梯亦無不可又何患乎文氣之卑靡而體裁之龐雜也哉刻將成特走筆而弁其端并附刊虛字註釋六卷於後以俟讀是書者相與觀厥效焉古絳張文炳題於東楚官舍

東萊博議箋註序

有明以四書文取士 國朝因之法積久而大備亦積久而弊生
試官命題輒割裂聖賢語脈文體壞而世道人心亦因之大壞
今上赫然發憤改舊章下明詔以經義策論試天下士俾講求經
濟以煥新猷甚盛典也多士爭自淬厲皆思裨補闕漏敷奏以言
崇論宏議上溯乎周秦下逮乎唐宋唐文之粹者莫如韓子宋文
之粹者莫如呂成公博議一書其建議也如名將料敵無堅不摧
其析理也如老吏決獄無幽不燭辨義利之疆界立臣子之大防
洵足以羽翼聖經維持世道者矣第以援引奧博莫可端倪初學
讀之猶河漢而無極是非箋註不爲功僕不揣固陋抒其一得以
助啓蒙凡六旬而斷手焉迫於時日語焉不詳鴻儒碩士幸勿以

爲笑倘賜以教言則惠我良多矣尤願讀此書者身體力行處爲
良士出爲純臣宏濟難難不徒以干祿畢乃事是則予之厚望也
夫時

光緒壬寅二月初吉大城劉鍾英紫山甫撰

東萊先生傳略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拭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

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各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

和不立崖岸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懷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攷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華城中旣沒郡人卽而祠之

重刊東萊博議例言

一博議原本爲篇百六十有八

朱書

本載八十六篇

張文炳

本篇

數同蓋卽明人刪節之本以便於簡摩故通行今世舊刻有脫文譌字屬署內桂友昌山以錢塘瞿世瑛足本參校沈友古宜姪棣生同校朱張本古體字改從今體

一宋人避諱如周桓王魯桓公齊桓公晉桓叔桓避作威周匡王匡避作正之類茲悉更正

一篇目下載左傳文其文過繁者節錄國語公羊亦然俾讀者於事迹本末開卷了然可省檢閱

一朱

書

本旁評多本孫執升先生之舊篇段句字諸法言之頗詳

間有脫佚數字難尋繹者亦有全篇闕旁評者今仍之由張

文

炳本增入僅數條

一字書敬避字樣如書○德升聞避作元論語人能○道避作宏天之○數在爾躬避作歷萬國咸○或避作甯並依恭代

一朱張本楚滅弦黃篇秦晉遷陸渾篇舊闕今補仿朱張總批儻綴評語他篇亦間附管見以誌景仰

增批輯註東萊博議註釋

雙芙蓉館藏本

大城劉紫山輯註

起語虛字 接語虛字

分順逆二項

轉語虛字 襯語虛字 束語虛字 歇語虛字

分實順虛逆二項

起語虛字

起語者前此無之句以虛字起之或前文已畢而以虛字另起也

且

發語詞且天之生物也之類又未定之詞如我且直之之類○又與況字略同如且爾言過矣之類又亦說明且哲與時文且也二字轉下者皆進一步之詞○作實字則抑且苟且也○又音疽語助詞詩經多用之八股中無此體